

度建设相适应的“新教伦理”为社会文化背景。日本明治维新的现代化，虽以西方的现代性为范本，但却保留了强烈的日本文化的性格，成为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性。中国的改革开放，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是以欧美的文明形态为参照系统的，但是我们内缺乏精神信仰，外缺乏法治传统，同时也没有对沉淀在中华民族人格深层的合理元素进行充分的整理与吸纳，所以今天才会遇到如此多的问题与困惑，以及各种消极扭曲的社会心态。中国的现代性应该如何发展，我们不必完全模仿西方的路径，中国应该有自己的道路。

中国体验是一种历史印记

□连连，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

聚焦于社会转型进程中以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变迁为核心内容的中国体验，既呈现着最鲜活的当代体验和日常情感，又展示了深刻的历史印记和文化渊源。

这种中国体验向我们展示了现代化是如何在一个传统的东方国家实现其本土发展，文明的冲突与融合又是如何发生和展开的历史真相。一方面，重义轻利、重农抑商、遵君抑民、中华中心等传统观念遭遇现代文明的冲击，中国社会开始了从皇权、绅权到人权的艰难转变。另一方面，源自乡土社会的血缘、地缘观念依然在今天中国人的行动中发挥着效力和作用。它既为社会转型提供经济文化资源和重要的社会支持，又制约着公平公正、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的确立；重私德轻公德、重人情关系轻规则制度的传统社会心态，也导致了现代公民意识、公民责任的匮乏和缺失。历史记忆、集体意识、生活经验、信仰、习俗等内容构成了当今中国人独特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也成为中国体验中抹之不去的历史印记。

中国体验是一种历史印记，在于它具有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双重特征。30年改革开放及中国人独特的心态历程，实则呈现了百年来中国社会变迁的深刻内涵和历史图景。肇始于近代的中国社会转型，虽然在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中历经政权更迭而步履维艰，这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变迁进程，却始终一脉相承，未曾中断。尽管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不断选择与变换发展模式的过程，当下的社会转型更是从广度和深度上超越了以往时代，但是今天中国体验的主题仍然源自于一个半世纪以前的挑战和困惑。就此而言，中国体验不仅是当下的，更是历史的，它所呈现的是纷繁复杂的表象背后长久以来持续而稳定的群体心理和观



念，是那些人人都有、却很少或从未被意识到的理所当然的东西。它或是一些日常风俗、礼仪修养、道德规范，或是一些处世态度、宗教信仰或心理禁忌。它始终在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同质文明与异质文明、强势文明与弱势文明、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等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左冲右突，寻找出路。我们在当今中国常常能遭遇到百年来熟悉的景象和体验：比如，面对外来强势文明所产生的对民族文化既自我认同又自我批判的矛盾心态，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心理影响下的财富观念和权利意识，专制社会所遗留的权力崇拜和等级观念，关系型社会的人情往来和行为方式，儿子养老并继承财产的乡村风俗……

中国体验是一种历史印记，在于传统是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资源。始于西方启蒙运动的进步主义，在颂扬人的解放的同时，也拒绝和抛弃了一切传统。然而，以异质性简单区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早期现代化理论和单线进化模式，却无法解释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和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社会发展和变迁的事实表明，传统和现代性并不处于相互对立和排斥的极端状态，至今还未有无传统的文化和无历史的制度的所谓“新社会”的诞生，每一个地区和国家的社会转型，都是传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在功能上对现代性的要求不断适应的过程。因此，在希尔斯看来，“对一种传统的拥护是社会结构的一种事实”。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作为乡土观念反映的会馆、公所、同乡会的建立及其具有的多重功能，表明传统观念及活动在社会转型中的适应性变化。在新的时空条件下，某些内部要素进一步激活，与本土现代经济的发展和新的工具理性一起，构成了上海社会发展的新型动力。而20世纪80-90年代我国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同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所起的重要作用。离乡进城务工的农民，也大多依托传统的社会网络以及乡村的礼俗原则和行为规范，展开其经济活动和城市生活。作为一种跨时间的连续性存在，传统资源的现代转换是保持社会稳定性和一致性的重要前提，而维系它的正是隐藏在历史深处的以集体意识为表征的社会心态及其价值观。然而，正如希尔斯所指出的，“传统是不可或缺的，同时它们也很少是完美的”，它内含着接受变化的潜力，并促使人们去改变它。虽然传统的“孝亲”观念依然是中国人最基本的家庭伦理和行为准则，但是，孝道文化不再以维护家族血统、家族利益和家族荣耀为绝对的道德责任，而是以对个人主体性的确认、对自由价值的尊重、对个人义务和权利的规定为导向，它是家庭伦理，更是社会伦理。由此导致传统以父权为中心的两代人的权力关系，逐渐让位于以夫妻为中心的同代人的平等关系。可以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制度建设的完善，西方的契约精神、理性主义也在不断修正着中国人传统的关系意识和行为方式。而无论生活的世界如何风云变幻，当下的中国

体验只有在与过去的对话中才能得以清晰地呈现。

中国体验是一种历史印记，在于这是一种连续性与断裂性相交织的进程。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文化使得它的现代转型始终步履蹒跚、困难重重，呈现出一个历史连续性的破坏与延续的深刻矛盾运动（罗荣渠语）。渐进式的改革往往被自下而上的与传统决裂的方式所取代，以图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激进的革命却没能彻底清除社会转型中的障碍和阻力，反而因为切断了与传统的内在联系而引发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20 世纪在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强大压力之下，国家对社会的大力控制以及民间自主性的丧失，摧毁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意义系统，导致其在某种程度上的断裂甚至消失。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传统的压制和清除，尤其是以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标榜的“文革破四旧”运动，不仅铲除了民间信仰、传统禁忌、节日庆典、家族伦理等传统文化的社会土壤和生存空间，而且在中国人的社会心态和集体意识中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中国人不断滑坡的道德背后不乏传统断裂所留下的触目惊心的伤痕。当信仰缺失的中国人不再拥有精神家园，当敬畏历史、敬畏传统不再被人尊崇和信奉，当敬畏自然、敬畏生命不再是社会的心理禁忌，当个人主义价值观既无宗教精神相伴，也无职业伦理相随，成为断裂带中滋生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肥沃土壤时，我们所看到的只能是不断挑战道德底线的层出不穷的恶性事件和丧失社会良知、缺乏起码诚信和道义的种种社会乱象。这种背负着历史创伤的中国体验注定是难以轻松乃至难以言说的，它是我们每一个人感同身受的时代的悲与痛。

中国体验是一种历史印记，在于它既是群体的，也是个体的。就分析视角而言，虽然社会学研究关注群体、社会心态和集体意识，但每个人都是集体历史的一部分。就像麦金太尔所言，“我把自己视为历史的一部分，从完全

一般的意义上说，这就意味着我是一种传统的一个载体，不管我是否喜欢这种传统，也不管我是否认识到了这个事实”。作为时代的亲历者和记录者，个体并非无足轻重的微尘，他们是历史长河中的水滴，每个人都携带着传统的基因和真相的碎片，最终汇成汹涌的浪潮。每个人的记忆都开启着通向集体记忆的大门，而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和相互建构，便是中国体验最细微、最生动的展现。就研究方法而言，作为群体体验遗留物的集体记忆，是人们共享、传承以及建构的结果。它不仅活跃在过去或现在的事件回顾中，而且借助于各种建筑物、博物馆、公共空间、影像作品、身体姿态、礼仪庆典、书籍、档案等具有物质性、象征性或文本性的载体而获得了生命力。因此，今天的中国体验研究，在使用传统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之外，同样可以利用口述史、心态史、社会史、家族史、档案史、文化史等的研究成果，来获得从个人经验到社会心态、集体意识层次丰富的研究形态和研究空间。只是，如何处理权力与记忆、记忆与遗忘、记忆与想象的关系，需要我们的学术鉴别力。就研究资料而言，档案（包括文献和口述两大部分）、回忆录、族谱、文史资料、传记作品、影像资料等是记载中国体验的主要来源。而今互联网上千万乃至上亿的博客、微博和即时通讯工具用户，则时刻与我们分享着当下最直接最鲜活的中国体验，他们不仅见证着历史，而且书写着历史，并以其特有的生动性和真实性让我们触及到来自时代深处的心跳，感知着历史永恒的脉动。

注释：

①笔谈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985 工程”立项项目“全球性语境中的中国体验”（项目编号 NJU985JD07）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同时受到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的基金资助。